

十余年前的一个除夕,夜里八九点钟,我家孙子眼看要降生,儿子对着痛苦中的产妇产妇大声喊道,挺住了啊,再过三四个钟头,就是年初一了,千万别在大年三十生出来啊!我在一旁哭笑不得。我知道关于过年的某个传统观念此刻起作用了。民间向来有一个说法是,年三十生出来的,是个讨债鬼;而年初一而世的,日后将大富大贵。看来曹雪芹也信这个,他那《红楼梦》里贾人元春,就是因为生在了大年初一,长大成人后竟当上了皇帝老儿的贵妃娘娘。传统观念真是深入人心。

过年期间在民间盛行的这一类传统观念何止这一件。鲁迅在他的多个作品中描述过。且不说他那篇当过多层次大中学生教材的《祝福》,那里面的祥林嫂就是因为身为寡妇而被视为不祥物,在备着年终祭奠时让鲁四老爷家一句“你放着罢!”的喝止而“像是受了烙烙似地”,从此失去了精气神;便是那篇脍炙人口的《阿长与山海经》,中间也有保姆阿长于大年初一往少爷嘴里塞一片冰凉的桔子,以讨要一句“大吉大利”的新年祝福的生动细节。记忆中,我家外婆算得上守节中恪守传统观念之大家。她并不识字,但论起并执行起过年的“规矩”来,却真是严谨到一丝不苟:比如吃年夜饭须得让“祖宗”先吃。这“祖宗”,

## 过年的传统点滴

王晓玉

其实就是逝去的先人,外婆深信他们的灵魂都在天上等着吃年夜饭呢,我们虽看不见,但务必尊重;尊重的表示,就是由男孩子双手捧香,到大门口向空中虔诚礼拜,将祖宗们迎进房,然后请到了摆饭菜佳肴的桌前,待之为座上贵宾,由我们三叩九拜后率先享用年末盛宴。这迎候之重任,外婆说是万万不可由我等女孩子担当了的,否则便是轻侮。我始终对外婆的这一“规矩”持有异议,幼时和长大后都常想,如果家中无丁,尤其是“只生一个好”之后,家中只有独女呢?难不成祖宗就不肯进了门来吃这顿年夜饭了么?

年夜饭后要“守岁”,这也是多少年来的老传统了。小时候常常会撑不到半夜,往往是刚要睡过去就会被唤醒。有点文学知识的老人们会用一个关于“年”的老故事吓唬并利诱我们,说那“年”其实是一个妖怪,常在除夕之夜出来吃小孩子,但凡醒着的,就能平安度年,然后就会得到红包压岁钱。人们的怂怯和拜金主义,看来就是在童年时代这么培养出的。

来的。后来有了春节晚会,十来亿人共同观看一台综艺节目,奋力睁开眼皮等着那位李谷一大姐唱出“难忘今宵”来,守岁就成为全民族集体活动了。当然,近年来参与人数已大大减少,尤其是西化了的年轻人,即便还遵从着守岁习俗,也宁可到酒吧或是大广场上去倒数那“5.4.3.2.1……欧!”了。

有意思的是,许多中国特色的年节传统,在国外的华人群中,还牢牢地保有并且始终在坚守并且传承中。有一年到澳洲去,在悉尼的唐人街见到了久违的“舞龙灯”,锣鼓点中,金龙飞滚,真令我感慨万千。我想起了幼时居于上海的山东路上,每逢过年,总要到“杏花楼”门口去凑热闹,因为这家以中秋月饼闻名于世的粤式酒楼里,无论大厨跑堂还是糕饼师售货员,都是舞龙高手,酒楼是专有一支舞龙队的,一到过年,不但在大门口表演,据说还要出去比赛打擂台。如今的上海,不知哪个企业商家除追逐利润之外,还想起建设这样的传统民间团队?

不过好像也没必要为某些传统的消淡和流失过份地扼腕叹息。且不论传统的未见得全是精华,就说如今若干非传统的,多少年后或许也就积淀了下来,成了为将来的人所尊崇的优良传统了呢!



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,小时候的家境都基本在贫困线上下浮动。因为物质的贫乏,“惜物”的观念深入时人之心。缝缝补补又三年,谁家不是?房子倒是家家有,单位分配不要钱。邻居亲朋暗暗比的最多的是房子里的大件和小件。橱柜桌椅一类,体积大的称大件。买个家具叫“撑”了一件,一字见辛苦啊!谁家买了一个大衣橱这样的大件,那可是要艳羡煞多少人来参观围观的,对面楼里说不定还有红红绿绿的眼睛在窗后哪。所以,那时候小孩挨打大多倒不是因为考试成绩玩电脑类事情,往往就是丢了东西,坏了衣服鞋子。

有一次,我和邻居小孩模仿杂技顶碗,手肘托碗走路。当哗啦一叠碗砸地时,用“我的内心真是崩溃的”来形容怕还不够啊。只有一个字,逃。逃到什么时候回家呢,必须是爸爸下班后。为什么呢,因为,每每这个时候,爸爸总是说,旧的不去,新的怎么会来呢。吃饭吃饭,他说。于是一夜风平浪静。

旧的不去,新的怎么会来呢。这句话在我们家,常和姐妹们大概率的碎碎丢丢事同时响起,从小到大,简直像悦耳的成长音乐一样。会不会,我的看似不太惜物、喜新厌旧与此有关?

对丢失的物品,我基本一声叹息后就句号了;对过往的人和事,也总是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留恋,相比昨天,我被



2017年元旦前夕,儿子晏如和媳妇中江惠子专程从东京赶来,与我俩共度新年。我假座了香花园申尊轩,宴请他俩,同时邀请几位好友助兴。儿子对服务生与好友都彬彬有礼,笑容可掬,言谈举止,落落大方。我想起一位名人的至理名言:礼貌是人际交往的金钥匙。他就拿着这把金钥匙在海外闯荡了20多年。晏如活泼、开朗的性格,这与他从小积极参与学校的文体活动有关。他在冰厂田幼儿园时,排演文艺节目时,总少不了他,大多还是男一号。这是一所市级文体特色的幼儿园,参加比赛的机会多,晏如

## 养育

## 目的不去,新的怎么会来呢

蓝山

周遭人认为是绝对更喜欢有期待性的新明天。是这样吗?与闺蜜那尼曾有关于旧与新的对话,知己慰心,或是正解。摘录如下:

那尼:就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,旧的要与新的发生关系,才不会成为道德的旧物。所以,有的旧正是可超越时空的永恒经典。

蓝山:(☆☆)(玫瑰花)  
那尼:对旧的保留度与主人的感情浓度有关。有的高,有的低。而无情者未必无情,可能是旧的够不上他的格。故滥情的也未必多么天使。遗憾的是,因为滥得没有落差的一视同仁,也就贬损了真正的高贵者。这么说,对不对? @蓝山

蓝山:有的看似恋旧,其实是未来和现在的空虚,那叫守旧。不指向未来(不发生关系)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啊。其实,恋旧人往往是性情人,既是性情人,怎不会喜欢新事物?对这样的人来说,没有新旧,只有美好,这是新旧来去的唯一标准。

那尼:就是到了九十多,也不该守旧。守旧,是生命力的停滞。看那些高龄者,区别就大。有的已只是生物人,而有的仍有气场魅力。物与人,不管新旧,去与留,总是按美好的浓淡度,依次渐行渐忘淡出^\_^。

是的,就是这样的。我,我们从来就不相信真正美好的东西会被日历翻过,她们怎么会过去呢。她们也并不是留在心里、记忆里陈列着那么可怜,而是已经、将会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,和我们,我们的过去,和未知的东西一起,在未来的日子里,温故知新、推陈致新,这不就是生命被丰润丰富的美好么。

所以,过去的,该去的,就让它过去吧!不需要、不属于你的,不能焕然如新的旧东西,就断舍离吧。因为,旧的不去,新的怎么会来呢!

获得锻炼机会也多。幼时的晏如十分讨人喜欢。胖胖圆圆的脸上长着大大的眼睛占着很多脸部,小小的嘴巴,卷卷的头,穿着出口转内销的深藏青童式西装,衣服超过膝盖。园长李振华老师与董老师都很喜欢他。宠爱有加的晏如,顺顺当地进入浦东一所名牌小学。谁会料到,他读二年级时,一日,邻居阿敏给我打电话,说是晏如体温40多度,让我赶快回家。那时,我在中学任教,正准备第四节上校会课。接到此电话,我丢了魂似的,将广播稿交给一位老师替我代上校会课。这所小学距离我家,行走将有三刻钟路程,这

位班主任老师竟然既不电话告我,又无人陪同,让他这样高烧沿途走走坐才到了家,我心痛之极,一气之下,将他转学到了昌邑路小学。这里遇上了一位优秀班主任沈老师。一次,任

## 《珍珠塔》之往事

曹正文

春节前,我给评弹名家陈希安去拜了个早年。陈希安去年刚过“米寿之喜”,今年实足89岁。虽然他人冬后有点气管炎,但我见他面色红润,额头有光,一说到《珍珠塔》眉飞色舞,忆及评弹往事,如数家珍。

认识陈希安先生已60年了。笔者自幼住在苏州肖家巷,从小受吴语与评弹的熏陶,三四岁时便听着评弹长大。小学一年级在上海读书,班里有女同学叫周月华,她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评弹演员周云端,我便去书场听周云端说书,与周云端搭档的正是陈希安。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认识了陈希安先生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去上海评弹团采访秦建国等青年演员,认识了蒋月泉、唐耿良,也在那里见到陈希安,他当时五十开外,笑眯眯的,很和气,不因为我是业余作者而怠慢我。真正与陈希安作长谈的是1992年,当时我应香港作协名誉主席金庸邀请去港讲武侠,同船正好碰到去香港演出的陈希安一行,他与我们谈笑风生……

谈起往事,陈希安先生十分快慰,他还记得我10年前去他家玉佛城相



为年夜饭能奉上一道“八宝鸭”,来上海老饭店“偷师”的不在少数。无奈本帮菜代代口传心授的传统烹饪技艺,可不那么容易掌握,只难为了那些舌头越吃越挑剔的老上海,纵是品上三五十只,研制三五七回,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,只得乖乖到老饭店排队。

上海滩,鼎鼎有名的八宝鸭在上海老饭店;上海滩,最正宗的本帮菜也在老饭店。老饭店是上海本帮菜的发祥地,创始于清光绪元年,原设于旧校场路,1965年迁至福佑路老城隍庙西侧。老饭店由川沙人张焕英创办,原名“荣顺馆”,因字号老牌故市民又称其为“老荣顺”。迁址时,改名为“上海老饭店”。

半个世纪风雨飘摇,在食客越来越挑剔的味蕾和越来越激烈的中外美食竞争中,老饭店在坚守本帮菜精髓的基础上不断改良。在长期的研制实践中,老饭店将不同的原料、不同的部位施以不同的烹制方法,吸取了苏、浙、皖的烹调特色,改浓油赤酱为重原味、重烹调,保持香、脆、鲜、嫩而不失营养成分,从而发展并丰富了本帮菜,形成了独特的上海风味。

八宝鸭、扣三丝、红烧鲳鱼、椒盐排骨、松鼠黄鱼、竹笋鳝糊……上海老饭店的招牌菜,勾起的不仅是食客老饕舌尖的馋虫,更是新老上海人心中难解的上海情结。鲜、香、脆、甜、软、糯……这顿年夜饭,不如就回到老饭店,让舌尖流转的点滴滋味,都烙上“非遗”的印记、刻上海的标签。



陈希安是沈俭安、薛筱卿之后的又一位“塔王”,他60年评弹生涯,与《珍珠塔》这部书紧密相联,他与薛惠君在1995年录制的《珍珠塔》是上海电视台“电视书场”第一部播出的长篇评弹,他与郑缨于2000年录制的《珍珠塔》,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出的长篇评弹。陈希安与沈俭安、周云端搭档时,他一直做“下

手”,两位名家去世后,陈希安与薛惠君、郑缨搭档时做“上手”,他将薛调的高昂有力与沈调的婉转润和,巧妙地融为一体。1979年陈希安与薛惠君赴香港演出《珍珠塔》中“碧梧堂联姻”一回书,令现场观众掌声雷动,也令陈希安先生至今回忆起来十分激动。陈希安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他说《珍珠塔》的成功得益于马如飞的创造,马如飞是“小书之王”,后来,他老师沈俭安与薛筱卿又将《珍珠塔》的剧情更趋丰满,陈希安还说,“方卿唱道情”这一回书,原来方卿是不唱道情的,后来他师兄周云端亲自设计了一段“道情”,他说起师兄周云端,目光中充满了敬重的光泽,周云端在艺术与人品上对他的印象太深了。陈希安2003年起就不大上台演出了,这14年他一直寄希望于青年评弹演员再创辉煌,他已把《珍珠塔》100回演出本送给了青年演员高博文,希望博文成为新时代的“塔王”。

## 年夜饭,那一口老上海的滋味

朱渊文 胡晓芒 摄

## 七夕会

自己当了家长后也充当了严父的角色。轻易不会表扬孩子,惟恐小孩骨头轻,会骄傲。严父往往是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,希望自己的理想让孩子来完成。孩子学习成绩的升降,是自己情绪沉浮的晴雨表。有时,虚荣心理作祟,孩子考得不好,似乎丢了面子,且错误地认为,自己的优良成绩应该在儿子身上延续。一旦晏如出现学习成绩不好,就设法转学。孟母三迁是搬家,我却是转校。其实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,不必为孩子学习所累,所绝望。我对他严格要求的只是学习成绩,这阻碍了孩子的个性发展。如今,他的作画与音乐天

## 小囡要有“怕懼”

杨云裳

课老师向我反映晏如上课注意力不集中,常做小动作,猜疑多动症,我曾带晏如去求症,配了药。沈老师坚持不让他吃药,说是会纠正他不良习惯。果然,沈老师慢慢地耐心地纠正了他上课做小动作的习惯。我信奉严父慈母的理念,

赋渐渐显露,应该庆幸的是我还没有扼杀他的个性。严格要求也带来意外的收获。这就是宁波人常说的小囡要有怕懼,他有怕懼,宁波人会懼怕倒置,由原来泛指一切害怕成了专指小辈对长辈的敬畏。“怕懼”是无声无形的教育,它会终身起作用。这个教育法宝不可丢弃。我并不知道晏如这样孝顺不是我任其在起作用。每次回国陪母亲散步,去理发店洗头。添置家用电器,如空气净化器等,还修理水电,购买衣服保健品等等。类似这样的传统养育还有许多,有待于大家共同挖掘,且有待于发扬广大。